

洋学文庫
文庫8
D 411
3



文庫8
411
3

熄忿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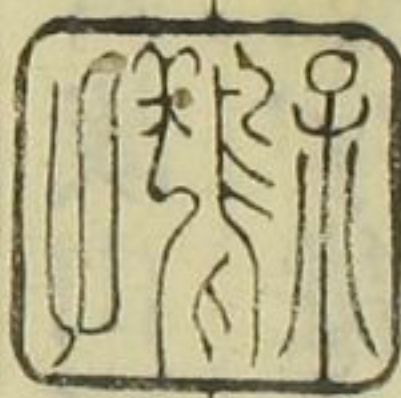
晴窗心齋書

崔子曰怨毒於人甚矣哉由辯之弗早辯也辯之於早
止一忍字實為福甚忍字從心從刃心上着刃痛苦莫
喻極是難忍事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世有刃格于前而
忍者矣未有刃加於頸而忍者也世亦有刃加于煩而
忍者矣未有刃貫於心而忍者也刃貫于心是何等煩
苦是何等冤結必其極身世之慘莫與為對者而後可
乃今之小不能忍者初何彼有是事也如忿攻忿以怒
敵怒對壘而陳擐甲而戰彼帥以千百此帥以千萬設

七卷

熄忿小序

機伏弩大師相克惟恐其不勝也危乎危乎其未有不
敗于爾家凶于爾國者乎乃又有挑釁者焉佐鬪者焉
疇昔醉之以酒肉者此輩酒肉即爲戈矛嘗之以甘言
者此輩甘言甚于鈎棘故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
親忍乎不忍乎殆而始而是吉凶之門而禍福之梯也
可畏哉江東崔杼序



七克卷之四



海耶蘇會士龐迪我誤述

熄忿第四

凡三支

忿如火熾以忍熄之作熄忿。

怒者何復讐之願也惡言詈語爭鬪戰伐傷殺過刑諸
情皆怒之流也。

經曰。輒怒者易流於惡。聖厄勒卧略曰。忿怒衆惡之門
也。闔之而衆德安其居。故忍在心。如長在家。百役無
不歛戢。無不謐靜。忍主一去。心怒目瞋。舌譁而厲手。

奮身顛百役盡亂矣。

易怒者如居草舍草舍失火立燼今日大富明日大窮矣。怒火不戢財力悉費精力悉耗是自焚也。又如水煮物釜中薪盛火熾百沸不止初湧去浮沫不止涪汁俱盡不止釜實乾焦更不止釜并破裂。

忽怒者人情也。畜怒則罪人矣。蓋怒老則成惡惡成與殺人罪等。

以微害輒怒者本自謂不宜受此害而實爲所以宜受此害。以微觸輒發痛聲者必微其負創以微害輒發怒者必微其負傲。大容與大傲似而實異。大容之人輕忽世患故恒靜不亂。恒榮不辱。惟傲人不能忍微害故愠怒不止爭鬪不絕。

非義之怒猛獸之情也。無理以御心無忍以當害。故有毒氣螫尾或有堅蹄銳角或有利齒長距恣所用之。以防害復讐。獨人赤身而出一無所有。示其性善良。宜相合無鬪也。人忘其本性而自造衆多凶器以害人。不知以本性之理熄怒而欲以獸情復讐。是天主賜爲人而自願爲禽獸乎。且禽獸雖虐無害其同類。

者卽鬼魔更虐未嘗不相合以謀我害我獨人之凶
怒乃傷害其同類之人是虐於惡獸和魔哉
凡和魔陷人于罪密求可乘之隙可乘之隙莫如怒時
盜入人室必俟其暮風雨交作狼乃攫畜漁網之設
必在濁水之涓和魔虐賊貪狼巧漁等計也欲陷人
於惡必窺人怒時詈言虐行害人害己皆基于此故
和魔最喜人怒一人怒不止得一人因得衆多人何
故怒必有敵或遷焉展轉相牽相陷矣

智者必不怒一人何者人非善卽惡善者非至愚孰怒

之惡者亦不宜怒心惡猶身疾也身疾者人共憐之
心惡者其病益重且危不尤可憐哉一人訾色擗加
人告之答曰若以存心訾我我或怒但以病心訾我
何怒。

所加德西國名士途遇一人禮敬之其人不答從者怒
欲責讓之所加德止之曰若有身病於我者過此爾
怒之否乎此人心病於我心何怒爲。

斯德望西國名士也或怒之無所洩則焚其禾佃者來
報以爲恨答曰我害在我外未大彼害在心甚深難

補。蓋哀彼而哀我哉。故以怒害人如蜂。蜂以怒螫物。物得微痛而自失命。

與平等鬪。險與強鬪。狂與弱鬪。辱故人。之傷爾者。弱於爾。宜恕彼。強於爾。宜恕爾。與爾等。宜恕彼與爾。

人奪爾冠。爾因棄爾衣。挈餅墜井。因而投綆。孰不笑爾乎。人奪爾財。榮財榮已失矣。忍而害止。爾怒而復讐。自又敗心德。虛功力。失天報也。奪爾財者。絕爾於富籍。爾怒復讐。自又絕於善人之籍。彼奪地上暫福。自又奪天主永福。彼害爾物。爾又自害已。害孰重。讐孰真乎。故曰。怒人者。不先重害已。不能輕害人。况人未必害已。無不害也。

人有訥爾者。曰。盲人觸我。我甚怒之。爾必曰。彼盲者。曷能避。爾則有目。能避不避。爾則過矣。怒人心目不識理。形目不識人。爾不知避之。宜自怒。何怒彼哉。

亞勒山易怒。亞里斯多箴之曰。自視善且大於衆。而以此輕其謗言可也。此言似忠而佞。以惡攻惡。不免爲惡。爾受人害。勿以已爲善於害爾者。惟以爾德爲堅於被害可也。

厄爾則大西小國王也。事繁役多。未嘗有憂怒之色。或怪問何以能如此。答曰。怒心萌時。恒默念曰。使僕役拔爾鬚髮。尚未及一微怒之害。爾害宜擇輕。乃擇重耶。

聖百爾納將終。其弟子請教以入聖之方。答曰。恒從人不從己。受人害不怒。不思復讐。

瑪加略。怒一蠅而殺之。遂自責曰。蠅最不能忍。能忍太苦。遂解衣行野。令蚤蚩嚙其膚。人問故。答曰。習忍責怒。修德累年。忽聞有聲曰。某所有二女。其德修精於

爾。遽往見之。問其修德之方。答曰。妯娌也同居十五年。無一念一言相迕耳。問何以得爾。曰。爭者起於爾我。我輩相約共絕世財與世榮。以不貪。無爾我去。爾去我爭亦去矣。

翳人心目者。莫如怒。理雖甚明。心怒不能見之。先所已明。心怒復暗。故凡人決斷諸事。最忌者一。噪怒。大西之俗。罪人有未服者。得上於他司。更讞國王。費理薄。視朝怒一大臣。輒欲論死。其臣不服。曰。當上他司。更讞耳。王愈怒。曰。更誰居我上者。得讞爾。答曰。今王怒

更上於玉不怒更讞則是矣後王怒解果明其無罪
貫之。

怒暫狂也以酒醉以怒醉等也狂人醉人之言之行不
若義故曰最不可共計事者三色貪酒醉忿怒怒時
所行怒解必悔故怒時宜自禁且勿思且勿言且勿
行所以怒事且勿責所怒人如欲渡者順風則行逆
則止怒動風逆此時行險哉怒息浪平行可也故怒
時特務醫也勿務醫人凡所欲爲雖似甚近理第疑
勿信第緩勿急蓋此時最不便語言行事而怒人最

欲語言行事亞勒山性易怒因怒易害人亞利斯多
箴之曰怒動必先誦本國字母數過然後命人行事
瑣加德愈怒言愈寡聲愈微拔辣多怒其僕曰我不
怒必責爾。

凡病發時尚可用藥忿怒一情獨否怒起蔽心之目當
是時無有能識其怒之非也譬馳馬馬馳無有能遽
止之故易怒者於無怒時宜備防怒之藥西國有名
王或貢以玻璃水晶器王喜厚賞其人稍展視則一
命碎之見者甚惜問故王曰我信喜之第我甚易

怒此物甚易壞若有人壞之我必怒今豫絕其端無使怒害我我怒害人也。

則撒爾大西諸國宗王也有大臣名薄量王一日幸其第薄量饗之其盤盂俱玻璃水晶之屬光彩陸離役吏趨走傾跌壞一器薄量甚怒命投其人池中爲魚所食犯者脫赴大王前跪請救王悉聞前故命役者捧寶器以來偏閱之既見一一破毀之且命平魚池謫薄量曰天主生萬物爲人故勿論大小尊卑是人則非天壤間寶物可比爾愛物於人上不識重輕甚

愚也以微物害人命大罪也今破爾器以杜爾狂亞勒山亦西國大王也其母怒一無罪人求殺之告曰大人以他事命兒無不共命第無罪人之命無物可以償之乞赦之。

君子緣罪怒人怒不獲也罪解而怒息小人之怒出於自心無故而怒故一怒則存怒增怒直欲以重怒久怒顯其宜怒。

或問忿怒悉惡悉宜絕否曰否聖契理瑣曰不當怒而怒自犯罪也當怒不怒不欲救人罪也其罪等故怒

其罪。謂愛其人。見非義而心不動。非能忍也。惟過柔耳。忿怒從於理後。則爲義役。勿得過柔。刑當其罪。甚助於義。若在理前。而僭爲主。斯過於虐。甚害仁義矣。怒人如治病。醫者愛人。故怒其病。求攻之。仁者愛人。故怒其惡。治其罪。求改之。今人不然。怒惡之人。不怒人之惡。原惡不改。於人怒惡先染於已。

愛讐 一支

爾遇難不能忍。所行善無益。凡懷怒時。所爲善事。雖大。所奉以供奉。天主雖厚。天主必厭棄之。經曰。依爾施人者。天主亦以是施爾。爾以慈施人。天上以慈施爾。爾以虐施人。天主以虐施爾。經中天主謂人曰。爾持物供我。旣臻我前。偶憶人有恨爾者。姑置前。往與彼諧。次來奉供可也。故不與人合。不能與天主合。

經曰。爾欲復人讐。天主必復爾讐。又設言曰。一臣負王萬億責。不能償。王命并其妻子粥之。臣跪請曰。乞寬臣時日。全償焉。主憐而全赦之。臣出遇其僚。有負已百金者。扼而索之。是人亦跪請曰。乞寬我時日。全償焉。不聽。囚繫之。傍觀者憤且憂。以告王。王大怒。命捕

之曰惡夷爾求我我全貫爾爾曷不憐彼如我憐爾乎乃付司刑俾全償焉爾不以誠心赦人天主施爾無異此故爾欲復人讐天主所已赦罪復追還之。

經曰爾不赦人天主不赦爾赦人天主乃赦爾爾得罪於天主人得罪於爾孰多于人得罪于爾無幾也爾得罪於天主無數也赦人之無幾以得天主赦爾之無數不便乎譬爾負人責億萬金人負爾責數十金悉載一券留之卽人償爾少爾償人多不留之卽人不償爾少爾不償人多爾願留之乎願焚棄之乎願

焚棄必矣奈何記人少罪令天主記爾多罪耶。

揣功德之巨微視事難易難者功巨易者功微矣人有他惡不直反我愛我愛之不甚難獨惡我讐我者之惡直反我愛愛之絕難故深增我功微我德焉。

熱遠物之火熱近物之火火孰盛熱遠者盛也愛讐我之仁愛愛我之仁仁孰盛愛讐者盛也大火聚所接物輒化爲火大仁所值事輒益其仁微獨以恩益以害亦益羣歌合作則善歌者混獨歌善乃露焉爾以愛天主之心愛友友或爾契也或爾施也或爾倚也

羣愛合出則愛天主之心亦混讐者無他可愛故愛
天主之心特露于此。

經曰愛愛爾者最易惡人亦能之爾獨能如是蒙何報
于天焉爾能愛讐爾者能惠惡爾者乃爲天王子也
假令爾在天主前曰彼愛我惠我我愛之惠之天主
必曰此愛已得報矣我不負矣若曰彼惡我害我我
爲天主愛之惠之天主必曰此愛我負矣我報矣。

人有讐爾者宜卽思并有兩讐。人一魔。一可愛。一可
避。一明攻於外。一暗攻於內。爾以形之福勝人。故欲
奪爾所勝之福。以讐之愛勝魔。故欲奪爾所以勝之
愛。爾欲復人讐。則令魔復爾讐。爾欲勝人。遂令魔勝
已。爾樂能奪人安魔樂能奪爾德。惟爾能愛讐。兩讐
俱勝矣。

復讐者。於人害覓其安。以人損求其益。能得乎。塞擗加
曰。大容之君子。讐旣在手。則以能復讐爲復讐。知復
讐之大且榮者。莫如能復而不復。莫如能害而赦也。
故曰寬讐之榮甚于勝讐之榮。况爾欲復人讐。人又
欲復爾讐。爭鬪紊亂。何所底止耶。

復讐者云不任受辱不悟不能忍微害而欲復讐更爲
正辱。

經曰勿日以害報害望主而拯爾拯爾何也拯爾于復
讐之勞之辱之費拯爾於身害心罪地獄之永殃也
經中天主謂人曰讐之復由之我我復也爾不言天
主代爾言爾不罰天主代爾罰爾言爾罰天主則不
復顧爾矣有人告一賢者曰某害我我欲復讐賢者
仰天曰此人自欲復讐天主不必顧之其人悔悟不
復也。

修德者皆急于識已過識過斯能改過矣夫人皆重愛
已故不能盡識已過也佞人之言又不可信也友我
者徇情而閉口矣莫我攻也欲聞已過惟讐我者而
已故曰讐我者惠我而不望我報正可愛焉。

意撒白西國聖公主一日跪天主臺前誠心祈曰每害
我者願天主賜一恩以報之輒聞有聲曰生平所行
德未有感動天王如此願者今悉赦爾一生之罪也
數年前敝國以西巴尼亞有殺寡婦之子者吏將收之
寡婦知所在贈以良馬資裝令速避去是人得脫其

子忽見大寶光謝其母曰。死後過失未淨當受多年煉罪之苦。今母以恩報害。以愛報惡。甚感天主心。故赦我罪。免我刑。已昇光明天。享大福樂。此恩豈生養我。可比哉。言畢不見。聖亞吾斯丁曰。不赦讐者。天門已闔之。其所不入於天主。天主之慈惠。亦不降於已也。

葆琛聖人曰。窘爾者贊美之。勿謗訕之。勿以惡報惡。又曰。爾讐饑食之。渴飲之。不勝於惡。反以善勝惡矣。若以直報害。免已犯罪。以恩報害。又拯人罪。以直報讐。免爲人讐。以愛報讐。又化讐爲友。孰善乎。

費理白。西國王也。有亞爾寄者。怕謗王。王之諸臣請捕治之。一日偶遇其人。王優禮焉。色和語溫。申以厚餽。越數日。王問其臣曰。亞爾寄謂我何。皆曰。甚贊頌大王之德。王曰。然。我爲醫良於爾。

亞立剛。西邦最尊最盛德人也。一人大竊其金器物。以逃。他日此人爲敵國所虜。亞立剛厚資贖之。他凡有害之者。必厚恩以報之。故本國俗云。欲得亞立剛之恩。莫如害之。

西國有人欲殺其讐求之不得遇大瞻禮日入天主堂適見焉遽欲手刃向之忽自轉念言今日大瞻禮人向此中悔過遷善求赦罪于天主獨我向此中殺人報讐重得罪于天主不可遽攜其讐同詣天主位前誓願今日以後為天主故不復讐爾願爾亦為天主不復讐我其人感動相與捐棄前惡共詣天主像下抱足頂禮于時木塑聖像遽伸一臂下抱其人萬眾共見驚異歎仰知忘怨釋怒天主所最重也其聖像伸手作抱勢至今不復改矣。

以忍德敵難 二支

忍者何以平心受害不忌授我害者是也

夫忍者善人之甲冑也以當世變勝鬼魔攻諸私保諸德防怒羈舌御心養安鎮怖祛憂絕爭抑富者之恣伸貧者之屈居尊巍者使存謙受艱難者使存勇人得罪於我令我即赦之我得罪於人又令我永求赦之忍離於心無事可成此何待遠試即此鄙篇所述前聖賢訓忍之說非有忍德者必不能熟察其端深思其理堅從其箴而受其益焉。

凡世所謂凶禍者。忍德能轉爲吉福。凡世所賤所畏者。忍德能變爲可貴可愛物也。世所賤惡無過貧窘疾病。耻辱損失。患害。忍人能樂受之。則以償其罪責。以贖其罪刑。以增積其德。以市天上國也。其值豈世間珍寶可論哉。故忍人以侮辱榮光。以賤微尊貴。以降黜上昇。以貧富以餓飽。以負勝。以荒歲豐。以逆風行。如海舟值浪險。浪愈高。適愈近天也。

忍保諸德。防諸惡。經曰。子欲就事天主。須恒抱畏心。而豫爲備。以當誘惑。窘迫。蓋人欲行善修德。必須忤世俗。攻習情。防魔感。則三爲我讐矣。三讐者。要結以攻我。世人譏笑撓阻於外。習情衝勃擾亂於內。鬼魔煽誘攻戰於內外。譬如畜鳥閉之樊中。則已決而飛。必百追以求復獲。人爲惡已墮魔計。則已決而遷改。必百誘以求復獲。苟無忍德以當之。昨所去惡。今復行也。聖厄勒卧略曰。欲行善無忍德。如在嚴陣中無兵甲。能不受傷失命哉。

遇難而委命者多。遇難而堅忍者寡。以力服國者多。以忍服已者寡。故忍一難之勇。甚於委百身之勇。服一

已之榮甚於服萬國之榮。忍小難之功德甚於行大事之功德。

人無不可勝。獨忍人不可勝。以勇力兵革鬪勝負不可定。以忍鬪勝定矣。忍者能加以世難。不能染以世汚。能滅其形軀。不能消其仁義。能使其身痛。不能使其心怒。能奪之世福。不能奪之心樂。故一真忍人。總天下人莫能勝之。無兵革而怕勝兵革。不敵人而怕服敵之者。經曰。忍者善於強者。強者以力脅人。不能以德服已勝。一國或不能忍一言。服天下大眾常自屈。

於心欲豈不勝辱乎。忍人先以德勝已。已勝其外無不勝。故曰。勝已者。無不能當人服之。鬼魔亦畏之。意撒西國之賢人。魔甚畏之。或問故。答曰。從修德以來。怕自舉意。必不使怒念注心。怒言出口。

未曾德西國大聖人也。心純一事天主。時國王甚惡。欲強令棄去。事他神像。未曾德曰。天地間至尊真主。惟有天主。此外穢主皆僭矣。正宜絕之。棄天主弗事事焉。罪惡孰重此乎。王曰。從我子若高位。且厚賜。不且為大僇。聖人不聽。王怒。命懸而榜筆磔裂之。聖人心

顏俱樂了無痛楚聲。王益怒曰。不聽我。且更加大刑。答曰。此我願也。王又命束縛囚之。冥獄中。地布芒刺。炮諸烈火。周身熾鐵。數日不給食。聖人謂王曰。世所言苦者。爲天主受之。卽不足爲苦。正惟喜樂事也。以苦圖變我心。曷可得乎。威王以苦鬪。聖人以忍當。王力竭計盡。能隕聖人之生命。卒不能改其忍。不能屈其義。不能奪其樂。孰勝乎。

惟以忍御難者能避難。若以怨怒遂得兩苦。原苦一。今怒一。余屢聞之人曰。我怒何益。所失不追。而更以怒害我。夫旣不能以怒去害。奈何不以忍增德。忍則省。今怒之苦。并消原苦之苦矣。何者。人有難。大都由天主降爲罪罰。怒增罪。故愈觸天主怒。而苦愈重。忍增德。故感天主心。而罪赦。罪赦而苦除。夫世間所謂苦辱。非正苦辱。惟係人意。意以爲辱。則辱不以爲辱。不辱矣。弟阿熱。一人譏之。答曰。爾譏我。我不任爾譏色。搨加曰。君子特以罪惡爲正辱。舍此悉非辱也。受人辱曰。彼欲辱我。未嘗辱我矣。如此。非特辱消。辱我者亦止。何者。彼欲辱我。知我不以爲辱。無道可辱我。止。

矣。

修德者有三級。有始者。有進者。有已至者。忍亦有三級。遇難強忍之。忍之始。遇難樂忍之。忍之進。願得所忍。難而求之。既得而樂不願去之。已忍之至也。已至之人。其身在地。實天人矣。

或問亞里斯多曰。大有容之人。何自識之。答曰。能以乎。心愉色忍。受大難者是也。故易怒者。驗其量狹。老人病人。婦女孩童。皆量狹。皆易怒難解。

天主心無量寬。故亦有無量忍。人之得罪者。能即罰滅。而尚寬容。以俟悔改。蓋慈賞出于本性。故無限怒。罰出於我罪。故不得已。人逾忍量。逾寬。逾似天主爲大人也。天之所。雲不掩其光。風不撓其靜。終古如一。惟下處自暗。自晴。自寒。自暑。大容之人。事變而心常。世亂而心靜。身難而心不憂。如立方物。六面如一。無不安穩。又如黃金。煉之不耗。鍛之不斷。以爲小器。爲大器。其價埒。惟寡容狹心之人。倏怒倏愛。倏憂倏樂。如樹葉隨風變動。無刻得同。故大容之人。以一心御多事。小容之人。以多變御一心。

有喪子者極憂忿。得磨納慰之曰。爾徧求諸國中。有生
平未嘗遭喪而哭者。得三人以來。我能令爾子復生。
其人以為甚易得也。徧求之。竟無一人以復。得磨納
曰。既爾何用過慟為。獨爾受此患也哉。

理爵國之俗。男子遇患不衣婦人衣。不聽哭。以為遭世
難而悲憤。非男子事。正惟女情耳。

以惡言犯爾者。自先為惡。而欲爾效之。故曰爾受惡人
之害。忍而恕之。勿兩為惡。勿兩受害。

或詈得磨斯答曰。凡爭者以勝為榮。惟今日負者。善且
榮於勝者。我肯與爾鬪乎。故曰人以詈言加爾。勿答
爾勝。勿復愈重復。又曰。凡惡言以忍當之。則激而歸
乎其所從出。

居苦辱非功德。忍苦辱實功德。故曰勿論何所受。惟論
何如受。受難不足驗聖賢。樂忍難乃足驗聖賢。真忍
必愛所忍者。蓋貌忍心怒。非忍德。乃怒翳也。力不能
復讐。姑忍之。即不復。有復之心矣。有復之罪矣。凡思
我身多所願。忍于人者。必不難忍人。爾尙未能自治。
已如已願。安怪人不悉。如已願。爾不怒。已不能忍人。

不與已鬪不能與人合。

受害辱者口不言色不厲心不憂不計是正忍也古賢有人以惡言嫚之答曰任爾言我已命舌勿言心手勿動今人受辱能不言謂忍矣然而減於口增於心口寂而心喧色愉而胸慍手垂而中攘此爲不忍尤太其害尤深胸懷怒意口發怒言兩惡俱不可與其默畜而蘊無寧口發而散。

感化人之德無如平心愉色忍受非義之言也非獨見者化并受害者亦速化矣昔有賢人與弟子偕行迷失道蹊人之田守者甚怒大詈曰爾不畏天王何道之脩畏者當如是行耶師命弟子勿答自答之曰爾言最當令我輩正爲修德人必不爾第求恕罪耳野人爲若言所動悟向者乃不當怒詈之也跪而祈赦慕此隱德盡棄其田業而受學焉故曰抑辱慢我者莫如忍其慢經曰怒者生爭忍者滅已生之爭語曰凡物剛勝柔獨忍柔能勝怒剛。

蘇瓊西國名賢也有人無故以惡言嫚之賢者不答走避之有天神謂曰是奚足哉必跪而求赦如真得罪

者乃正忍矣。如神言其人深自慚悔，轉求赦益，以怒對怒。彼以怒爲得，語曰：爾以惡言答惡言，彼必以爲已勝。同作此事，彼先一籌，故也以忍光照怒，彼自見其怒之醜矣。

夫苦難不論大小，不論由人由物，皆天主有意分予焉。聖賢明於此理，值苦難弗視由人由物，不辨有故無故。惟視難所從來之原，卽服而忍之。夫爾受人之害，獨視爲人所加，或能辭曰：我未嘗得罪於此人，則不堪忍。若視天主所加，能或言：我未嘗得罪於天主乎？

人人無不自知以惡念惡言及非義之行，屢犯理道，是以值苦難。默念所犯，自責我曾犯某罪，我曾行某非義之事，正當受此苦，故易忍矣。聖厄勒臥略曰：人私念所爲惡，不難忍，所值嫚溲思，以多罪宜受重刑，必不難忍微害矣。或訾一賢者，人告之，答曰：我尙有他大罪，彼人未及知，使知之，何訾我止此乎？多落陡賢人曰：修忍德，保心安，其道莫便於遇難。自責以爲由已罪出，而不辭已，以尤人，故人所行善雖大，且多不由自責，必不能安靜，而免於憂歎。賢人有言：諸德

皆歸一家或問家曰自責又一賢愛人嫚心忽小動
自責曰我心動非彼之嫚大乃我之忍小我忍堅一
言之微曷能動之。

若白中西國上古聖人也尊貴富厚當世無比忽中落
七子皆天身復病癘前相欽重者謗爲罪人受主降
刑聖人恬然忍受憂不見色口無怨聲心無愠意恒
曰赤身出母腹固當赤身歸矣主子主取悉如主意
惟念聖名贊頌而已其妻誘之令怨主而死聖人責
之曰爾言大愚矣福樂受之於主患苦奚不忍哉如

是者十有四載尤人怨天未嘗萌心出口原天主之
意加此患苦者非以罪罰欲標其忍德爲世儀也十
有四載之後除其患倍歸其富貴安樂而盛德榮名
施於萬方流傳至今故曰先忍暫苦者後必享永樂
也香者火熱之顯其郁烈善者患苦之著其盛德。

亞吾斯丁曰天主或欲爾安或欲爾病爾安時愉樂病
時憂愁是喜天主有仁而不喜天主有義且不願以
爾心從天主心但願天主心從爾心爾心不和乎
或遇難一賢者勸之堅忍勿憂答曰我有罪其之無罪

而受此不堪憂憤耳。賢者曰：盜以罪受戮，聖賢者以無罪蒙難。爾願誰之如乎？經曰：爾以罪負刑，以惡受害，有何功耶？若實行善而樂忍害，此正天主之大恩。爾之大功也。又曰：爾受難，勿因盜因劫因謗。若因爲善，則勿以爲辱，乃真榮也。故見人受難，勿問所受難。惟問所以受難。天主經真福八端，其第八曰：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真福。爲其已得天上國也。

瑣加德古名士也。國王忌之甚，命殺之。將死，或嘆曰：無罪而被殺，正可悲。瑣加德聞之曰：我被殺，不足乎？何願以罪殺我乎？

多鳴盛德人也。惡黨妬其德，欲殺之。遇諸途，曰：我輩欲殺爾，爾將若之？何？答曰：願勿速殺我，惟漸磔手足，肢體爲天主久忍痛苦矣。衆異其大忍，弗敢殺他。日又有是輩欲殺者，答曰：我功德微小，恐不克承此大榮也。聖賢誠德人，值爲天主爲義受苦失命，以爲天恩。微獨不避，且甚樂之。天主有言曰：人窘迫爾，爲我大謗。爾宜悅樂，爾報豐大於天也。故聖厄勒卧略曰：天主加苦，而并賜能忍之德。斯恩甚於絕苦矣。

世入之心。悉在圖樂。忽值患。莫能不憂。不怒。哉。世患不虞而至。則傷深。豫視之。則傷微。夫患之至。最定。特至。期未定耳。爾欲患時。不濫於憂。莫若於患未至時。思其將來。備忍以當之。勤練之卒。簡器習武。常在平時。安居營壘。如正對敵。設志以待。故敵來而應之。整暇若惰游之卒。時朽器械於室。隅消膽力於不試。遇敵戰慄。能不受殲。爾忍不先習。患至不及忍矣。是故修德君子。急習忍德。不因患。覺忍常以忍備患。曰夙興。恒念今日。必有嫚我。害我人。必值不如意事。定心受之。是患未至。能自先忍。患至如常。

爾遇難時。惟視有樂勝爾者。故難忍。若視有苦勝爾者。易忍矣。昔有賢人。寓言曰。獸中兔膽最小。一日衆兔議曰。我等作獸。特苦人。搏我。犬狼噬我。卽鷹鷲亦得攫我。無時可安。與其生而多懼。不如死死而懼止矣。向前有湖。因相約往自溺水。水旁有蛙。見兔驚亂入水。前兔見之。止衆兔曰。且勿死。尙有怖過我者。

或問曰。世事觸人怒。至易至多。欲學忍。將獨居岑寂。特交聖賢可乎。若與世人接。難免焉。答曰。忍德求助于

外曷能久。惟內積能永久矣。毒蛇猛獸。不害物。不謂毒猛乎。靜處不怒。非無怒情也。無怒幾也。不拔其根。而摘其實。根在。有時而實。卽無怒人。亦必怒物。昔有道侶數百人。其一甚易怒。因屏居。忽怒破一器。自謂曰。我易處未易心。避人未避已。已在怒在。不如人間習忍。以攻怒情。遂歸。故曰。怒情以鬪能勝之。以避不能勝之。若與聖賢同居不怒。茲豈我德。蓋聖賢之德。况無忍德。獨交聖賢。怒亦不免。不如務拔怒根。忍習於心。靜處。聳處。俱安。賢人不肖人。好爭人。好靜人。俱合也。

色。擗加訓令。忍世患箴曰。受竄流云何。曰。凡安靜之所。卽爲本鄉。謂安靜者不在其所。正在其人也。智則旅遊。愚則竄流。著痛云何。曰。痛小任之。微忍矣。痛大忍之。大榮也。痛峻。非痛峻。爾自柔矣。能薄力微云何。曰。以此不能害人。以此不敢慢人。不亦美乎。失財云何。曰。財亦或有時失。爾今失財。并失吝。幸矣。縱不失吝。去其妄行之質。非幸歟。爾失財。爾財曾已失多人。今行彌輒。居彌靜。天主減爾。任安爾。居豈非吉哉。爾失

財彼他人所先失。以爲爾得乎。失曰云何。曰已絕邪情欲之途也。曰諸情欲之媒。諸愆說之引也。失子云何。曰哭不能不死者之死。不愚乎。不能不死者已死。徵爲他主之物。子爾有養之。今于爾乎。取之非奪之也。沈舟失物云何。曰失爾物。不免爾身耶。徒手登岸已登岸矣。財沈爾豈不能并沈。遇盜竊物云何。曰爾避之幸矣。失良友云何。曰更求之。求之當于可得之所。涵殺之間非其所也。必於實學道德之務。勞苦身心中。乃得之矣。失一良友。更無他友者。耻也。大濤之

海。獨恃一碇乎。失賢妻云何。曰求賢妻最易得矣。慈父母既失。不可復得。賢妻屬可再致之福也。喪失賢妻。而適得更賢者多矣。

或曰爾死。爾曰入時約必出矣。必死。還所受衆人之定規也。必死。入世猶出。旅遊久。必須返焉。彼久須暇者。卒亦不能脫之。必死。我非首。又必非末也。凡先我者。皆先我死。後我者。皆後我死。旅死。曰我所必還。隨責主所求處。卽償之矣。死無棺。塋棺塋之缺。易忍矣。我身無覺得棺失棺。無我預矣。我身覺棺塋。不皆爲大

苦乎棺塋之計。豈緣顧死人。正以顧生人也。人死斯畏之。故爲是掩離之耳。死態必狠。曰死態雖狠。所求惟命而已矣。斯卽無他患。老患所必禡。何足畏歟。所由致死之緣。雖大。我死本微小。一石觸我。一山鎮我。何異哉。若隕盃隕於天乎。少年死。曰尚可生之時。至死。美死也。未願死之先。至死幸矣。不少年死。安知不遭不虞之患。卽無他患。老耄之患。焉能免哉。我曹皆并逝死。故今不論死與否。惟論蚤晚。數人令屬大辟。或有以後見殺爲大福者。誰不笑之。我曹悉望稍遲死。以爲巨幸。何異此乎。我儕日近于死等。衆壽日減。亦等。我生愈長。我命愈短。誰欲恒懸而無寧一隕乎。生與死爲隣。最切近。如居海舟。所爭者寸木耳。爾憶海舟之險。謂生死海中。獨爾隔謬矣。生死相隣。雖各處顯著不一。各處切近無異焉。身命爲物微渺。遺身命爲德甚大。遺之者。海湧而安視之地。裂側立而不顛。爾欲保德安居。身命須澹視之。勿論因疾病與他緣。來索之。欣然遽卽償焉。

聞第五諾西國名王也。有兩人大誹謗之。王伺聞之曰

稍遠之恐王聞之謗者甚感其不怒而轉譽之。

一賢人修德累年。或問自覺何益。答曰。衷有備。以忍世患。又無賴人譏笑侮慢之。曰。積久事天主。修德安用。之。答曰。令我受爾此等惡言大害。而心不動。不怒。不足乎。

亞加爵。甚能忍人也。死之日。或悲其早世。棺中忽有聲。曰。忍者不死。夫忍者。神靈永生於上天。美名常彰于下世。可謂不死。

有賢者大病而愈。後恒哭曰。天主不復念我。如是一年。

天主使病如初。以苦爲樂。非知忍難之大益。曷如此願望深切乎。

有盛德者。或以惡言加之。笑曰。此當以重價市焉。今而徒得之。幸矣哉。

白鐸落。西國盛德人也。病失一目。曰。故有兩雙目。今去其一。天主之恩也。

窘難益德 三六

或有問于余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云。惟上帝無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以善者蒙福。惡

者膺譴。理有固然。奈何事有不然。或遭不虞之灾。或冒非分之福。顛倒孔多。叅錯過半。無乃增君子之疑。起小人之倖。天道不平。厥歎久矣。是誠何謂。曰善者蒙福。惡者蒙禍。斯義正矣。確矣。奈何哉。其不平也。夫人之真善真惡。誰能決判。念想言行。咸若義理。此爲真善。微有不然。豈真善也。求善非全不成。若求不善一缺已足。夫全善了無微缺之人。世間有之乎。今人視形。天主視心。烏知人所稱善。非天主所稱惡者。卽且爾謂此人甚能作善。若之非是。余謂天主至明無暗。至公無私。甚能識善惡。若之必是也。爾信人之隱善。疑天主之顯義。余信天主之顯義。疑人之隱善。孰是乎。卽是人果善矣。爾謂若爲不幸。天主不宜加之。抑知天主用若以加善人。乃大可幸乎。嗚呼。世人神目常昏。如瞽焉。往觸一人。怒而詈曰。爾瞽耶。人非瞽也。已則瞽也。見若善人。疑天主不明。主非不明。人則不明也。欲明禍福之理。當先明禍福之真偽。真禍未有及善人。真福未有被凶人者也。何者。世間之事。不過三種。真福一。真禍一。非福非禍者一。生積德。則死

七克
永樂真福也。生作罪。則死永苦。真禍也。夫人自不願
爲善爲惡。而天主強之于理無有。自有應受天樂之
功德。而天主拒之。有應受地獄之罪過。而天主不加
之。亦于理無有。則曷可謂天主以真禍加善人。以真
福加惡人。與若其餘貧富賤貴。病安壽夭等。斯本非
禍非福也。聖亞吾斯丁云。富貴安樂。天主子之善人
徵。非真禍。予之惡人。徵。非真福。其爲禍福。特視所用
用以建德蒙永樂。乃福。用以助惡蒙永罰。乃禍也。因
富以敬天主。周貧人。則富爲福。若因而縱欲害人。則

富爲禍也。因貧以怨天主。貧富人。則貧爲禍。若用以
抑情增忍。則貧爲福矣。諸如此類。可槩推也。第兩者
之損益。人每不能自豫定之。獨天主無量之鑑。乃能
定之。行人遇岐路。未歷其中。未造其末。特見其始。安
危夷險。莫得定也。世間苦樂兩岐。愚人特視苦樂之
始。不審其中。與未。妄謂樂者爲安夷。苦者爲險危。從
彼避此。急急如鶩。智人不敢信始。亦不妄測其中。與
未。歸明於天主。待天主之自決焉。故世人于天主。宜
于病人於良醫。病人特願除病得安而已。若所服藥

味爲甘爲苦。惟醫者所爲。病人敢自取舍哉。聖賢無不願得真福。亦無不求得真福也。然所以得之道。或苦難賤辱。或安樂榮貴。非敢自必聽命于主。時或順意。謂天主慰勸我之恩。時或逆意。謂天主儆戒我之恩。故順逆無常。修勵惟一。種種世途。悉以增德。經曰。愛天主者。順逆萬端。皆助其福。不肖者不然。順來不以勸善。逆來不以懲惡。故順逆萬端。皆歸于禍焉。夫古今修德者。莫不因輕世福之念。成就其聖賢。世人犯罪者。亦莫不因重世福之念。受欺惑於和魔。則世福者。陷善之阱。聖賢所懼。引惡之梯。和魔所據。人以爲實德之報。謬莫大矣。使天主必以世福酬德。行德者。遂希世報。與工人冀值何異。挾貪心以行德。卽存德虛形。豈存德實性哉。

善人受苦。驗天主之愛。天主經曰。我所愛者。必譴責之。又曰。天主所愛爲子。必責之。聖亞吾斯丁曰。爾在天主責外。必在其愛外。終不能爲其子也。下民有罪。天主不能不刑。今宥死後。必不宥也。今刑微且暫。則家刑耳。死後刑重且永。迺國刑焉。聖厄勒卧畧曰。天主

今恕必欲永責。今責必欲永恕。故今責徵慈。今恕徵怒。犧牛將殺。任其遊食。惟所欲生者。拘繫之勞。任之。假令父有兩子。一愚一慧。愚者時時嬉遊。了無譴怒。慧者時時勤敏。則督責之。童兒之情。但見目前。無志曰。後以爲厚于愚。薄于慧。不知父無望於愚。有慧則重有冀也。世人之情。何異愚童。富貴寧壽。謂天主之窮貧賤夭。謂天薄之。不知今福後福。不并享。天主所欲豐報於天者。先卑之于世。以苦鍊化其過滓。增其功德也。恒豐於世。福無患難。恣其非義。而不見譴責者。天主所棄於天。約永罰於地獄也。如醫然。病可爲則進苦口之藥。多所禁忌。其重不可救。乃悉惟所願。不禁焉。

父以難事。貢于子。君以危事。託於臣。孝子忠臣。必不謂君父惡我。害我。蓋乃貴我。重我。以我爲孝子忠臣。故也。天主人之共主公父。以艱難遺我。而不遺彼。以驗其愛我。重我於彼也。塞搦加曰。不遭艱難者。正爲最無幸人。明徵天主。因我怠惰。勿忘我耳。修德者。知不戰不能勝。戰不危。勝不榮。故願得所忍難。以建孝子。

忠臣之功于天主焉。

商人以此方最多物。最賤物。遷于少處。貴處以取重。直此世之物。未有多且賤于苦難。僂辱而天上一無所有。善人。神債之商人也。知天主忍苦難之價最重。故遇苦難。則忍之樂之。易異日之重值也。經曰。此時艱難。不當日後所顯于我輩福樂也。

夫玉琢之磨之。夫金鍛煉之。雕刻之。無不攻治如讐焉。以成名器。人不經病苦。不嘗僂辱。不試諸艱難。而成天上所用德器者。無有焉。故經曰。修仁者。必受世之

窘迫也。不窘於世。其德不誠。且曰。欲升天堂者。必由頗受世苦。亞吾斯丁曰。天主沾天國。其價艱難而已。又一賢曰。世福遂意者。可畏也。恐其終不能為天人。故也。鷲鳥生時。人貴之。置於淨室。養以肉食。死則委之于壑。為犬所食。雞生時。置穢處。養以糠覈。死則置于几案。以為美馔。惡人世之鷲鳥也。生則豐樂榮貴。人人羨慕之。死則棄于巨壑。為獄犬食。善人生。或為人所輕。恒居難苦。死則置于天几。天主天神所珍重。福孰勝哉。故世之苦樂無常。樂訖苦繼之。苦終樂續。

之一時之苦。令忘多年之樂。微獨令忘往樂。往樂之念亦增。今苦一時之樂。亦令忘多年之苦。非徒令忘往苦。往苦之念亦增。今樂。故經曰。吉時勿忘凶。凶時勿忘吉。吉時念凶。不陷凶。時念吉。不墮。

人之事世者。先得微樂。後責大苦。先得暫便。後加永難。事天主者。先受微勞。後蒙大安。先承暫苦。後享永樂。爾願事誰乎。農人先以苦種。後以樂收。工人先造作。而後受直。兵先致死。而後蒙戰勝之賞。商賈先以貨市物。而後享什一之利。萬事盡然。爾修德必先負德。

修之勞與夫克己之苦。與大不德者之忌。與夫鬼魔之誘惑。與夫天主之德試。德既大成。然後可享心淨之樂。望天之報焉。今人僅行微善。心若天主負我安樂。負我富貴。不與則怨尤。望世報。自徵心貪。怨尤自呈。大傲。天主當降祥耶。降殃耶。

蹇驢邪行。見鞭知當正路行。正路行。見鞭知當速行。凡天主所譴責者。欲使正路速行而已。今人之苦永久不釋。惟得福者。卽謂德之報。應得難者。或曰無幸而偶值禍災。或曰前世往因。今生果報。未嘗反思目前。

之罪訖迄不悛改艱難往往相繼永久不悉何足異哉。

或問聖厄勒卧略曰。天主恒以苦難加善人。何也。答曰。以煉其過滯。增其功德。因得豐報于天也。且使不溺于世樂。物久煮不撓動。則膠於釜。而失色味。善人久安。不以難撓動之。恐漸陷于世樂也。且令惡者自悟曰。今者爲天主用。慈赦罪之世。又重愛善人也。尚以微過得重譴。乃爾。况死後爲用義判罪之世。負惡以往。嚴罰更何如乎。

一賢出行。遇一盛德人。被獅子齧死於野。及郊。遇一惡人之喪甚盛。竊疑曰。彼賢而橫死。無人收之。此不肖而人崇之。非天主明釋我此故。我不前矣。忽有天神曰。此誠惡。曾有微善。天主以微榮酬之。其靈神重受大苦於鬼境。彼誠賢。曾有微過。天主以此橫死鍊之。其靈頗霑大樂于天域也。但爾以後。慎勿要天主。凡天主所爲。惟信服之。勿強測之。言訖不見。

爾溺水。有因急援傷爾手者。爾忌其微傷耶。感其拯命耶。爾與人鬪。忽有殲爾敵。使爾能勝。不重德其人乎。

我靈神與軀殼體最親情最異也。神喜理身喜欲。故神之所願身之所惡。身之所求神之所避。恒爲敵讐也。爾以道德助神。身必負而屈於理。乃所以效天神也。以其食治容逸樂助身。神必負而從于欲。乃所以效地獸矣。天主以病窘諸苦難加爾。豈樂爾難。正以此殺身之強。減形之力。使知服於神。從于理。爲役勿爲主。不至陷神於罪惡。聖葆瑛曰。我衰時乃彊。是以誠德君子遭患。卽不能樂之強勉安忍。弗敢直求天主去之。去與留未知孰爲已益故也。

物達西賢人也。身後顯聖跡最多。一瞽者跪其墓前。因其功德求得見。輒見已默疑曰。見與不見未知孰有益於我。復祈曰。若見無益於我。願以初瞽還我。輒瞽如初。

厄午峩生時亦頗見。球人聖跡。一瞽者求賜視。答曰。爾卽無形目。不能見色。如狸犬。尙有神目。能見道。如天神。身目復見。神目必瞽。終害於爾。勿求之。

或有疾苦若闇。聖人祈球焉。答曰。爾正欲除有益于爾事。耶身垢以水浴。神穢以病磨。衣污以煩擱去。心罪

以艱難除。又一人病。其師賢者慰之曰。爾爲鐵。以病錯則除。鏽爾爲黃金。以病煉。則增光。何憂乎。厄勒卧略曰。此世界恒以艱難加人。此非自鳴。令人勿愛我而何。

世願悉遂。世人以爲大幸。不悟此正驗將來之大災。聖益薄。削行次宿一豪家。主人自伐云。生平安樂。不值微患。聖人偕其從者。輒去之。曰。此人一生安樂。宜速避之。恐與俱受大患也。去不百步。地忽裂。人與室俱陷。無遺跡矣。是以聖賢修德者。甚畏久安無苦。恐目下之寬。遲卒以重補故也。

亞吾斯丁曰。金入火生光。草入火生煙。苦難一也。善人遇之。而以感頌天主。愈清矣。惡人遇之。怒而怨尤。愈濁矣。世苦自無善惡。惟我忍則爲益。而徵天主之愛。不忍則爲損。而徵天主之怒。故聖厄勒卧略曰。目前之苦。苟化爾爲善。則爲前罪之終。不化爲善。而尙爲惡。則爲將來永苦之始。

七克卷之四終

塞饕小序

於昔鑄鼎象饕謂其有口而無咽也或問余曰饕不受
塞亦可塞乎余曰可漏卮無當投以江海弗給也口腹
為漏卮也矣矣困於酒食迷於醉飽舉世不為饕者或
寡矣秦人以饕嗜六國食未下咽轉喉而出此饕報也
晉以人魚乞味於臣齊奴諸子轉相效尤甚至日食萬
錢猶謂下箸不給曾之子邵遂勝其父而益之以二萬
豈非老饕之尤者乎五胡未嘗饕晉也而晉自饕焉此
又孰非饕鑑哉故曰上奇好者下必甚焉欲止細人之

餐當從老饕始老饕者何用物弘而取數多者也易曰
樽酒簋飯用缶又曰二簋可用享此今日救時塞饕茅
一義乎善乎吾讀龐子言得養生焉并得經國而富民
焉故曰食儉者興食奢者片禮始於飲食豈不信哉或
曰西人巧於酌盈而濟虛也彼國舟航濟則與時宜之
不濟則遞減而遞節焉余曰此非西士之言也損益盈
虛與時消息此天道易道之大經大法也天不能違而
人違之乎西士可謂得損益之精而用之者也非但塞
饕而已江東崔攄撰



七克卷之五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撰述

塞饕第五

饕如壑受以節塞之作塞饕

饕者何。食飲無節之嗜也多言忿怒譁囂淫慾昏貪懈
怠于善。諸情皆其流耳。夫饕者。我身中最密邇之敵。
脩士所當先攻先勝也。身中形敵不先勝。徒攻身外
神敵。必不勝矣。討四境之寇。遣國中之叛臣。何益耶。
矧身中之情。莫劣弱。莫易識。易勝於饕情者。弗能勝。

七克
劣弱能勝強梗歟是以古今聖賢德士者無不由克
已而成就其功德并受天報也。若稽克已之跡無不
以克饜肇業耳。

夫天主所自造之物皆有定趣也。造人之靈使能明實
理蹈實善因而事天主。并受天國之永樂焉。造人之
形軀使爲神靈役輔之爲善矣。知形軀不食飲不生
故造多味以養其生焉。人食飲以養身俾有力以輔
神於善意合天主之意。食飲爲德且不必過節。身王
而德建矣。若食飲圖樂意悖天主之意卽食飲爲非

義且必過節身強與心德咸銷矣。聖亞吾斯丁云爾
食飲以節特以養身。縱口不言爾食飲讚美天主也。
若圖樂者縱口鳴讚爾食飲亦褻之矣。夫人願欲所
趣向者美好而已。美好有二。一曰利美好。一曰義美
好。一曰樂美好。爾食飲以節利義樂二咸亨也。否則
咸亡焉。故食飲圖樂者微獨傷身損德所圖樂竝消
亡矣。

利美好亡何也。語云厚味百疾。燈非膏不燃。膏溢亦滅。
穀非水不成。水淫亦朽。火非薪不熾。薪厭亦熄。食飲

以節身養與身安兼保也。否則兼損焉。醫方亦云。前
食未化。又加食焉。必生疾矣。色搦加曰。人有酷視仇
我者。未如饕情之酷。視服我者。人有仇能盲之。怒必
熄矣。饕於從之者。盲之。瞶之。瘖之。弱之。老之。終而殺
之。以微體頃刻之樂。遺全體終年之憂。以一肴之眇
甘。屢致數年辛藥之苦。故曰。饕情如盜。親我以殺我。
又曰。兵刃所極。人寡饕所極。人甚多矣。能克饕者。必
能護斯微形之安。延其壽期耳。夫壽者。衆人冀之。饕
者。獨否乎。豈然哉。第善德萬狀。自相契合。而私欲自
相刺謬也。故此欲所嗜。彼欲所忌。饕之所期。壽願所
避也。一欲既發。遂蔽心明。詎惟不使視正理。亦特令
視是欲所願。而不令視彼欲所憎。使視斯欲之益。不
使視彼欲之損。是人欲之微益。恒兼於大損矣。故曰。
從欲者。愛其身命。而又憎其身命。勿論修德。卽保身。
全形。豈不悉在克己寡欲哉。

義美好亡。何也。義思道行。恣由靈神生。邪思回行。由形
軀生。兩情如敵寇。相攻互鬪。其一強。其一弱矣。益此
必損彼。益彼必損此。豐養形軀者。兼養其情欲。形軀

增強其邪情同行。日繁日盛。靈神替弱。其善念義行。日少日微矣。經云。厚視其僕者。後必覺其忤逆耳。此之謂也。語曰。饜腹不抱清念。欲革邪念。而厚養口腹者。猶惡木繁盛。而加溉壅也。驢馬厚食之。久習閑放。後載之。必逆而棄任。跨之。必棄主。御之。必不順。轡銜矣。若薄食肄勞之。卽重任不逆。行止遲速。惟言警。歎不埃鞭箠也。我形軀之情。與驢馬何異。豐育之。久居逸樂。必抗畔不復理命。而反自擅篡爲主。習以勞事。淡泊滋味。其聽從道心之命。必甚易焉。故曰。形軀優樂。靈神遽病。形軀居苦。靈神病愈矣。

聖法蘭濟入道時。求天主諭。以精進之術。忽聞有聲云。法蘭濟。避世樂如真苦。抱世苦如真樂。聖人多年如命。旣試其益。曰。天主賜我明悟此理。邪魔正寓於豐食逸樂之中。恣口腹之樂者。邪魔遂輕忽之。敢攻而幾勝焉。南海島有吞牛之蛇。百獸皆畏避之。無法可制。獨食牛旣飽。絕不能動乘。此時一人能嚙截之。修士自辭世樂。而擇居苦處。就食飲如就藥。特取所須。以保身安。拔饑渴之病。邪感之大竇。已杜矣。邪魔之

七克
煽誘必希懼不我勝而彌攻彌固其功德焉古賢有
言口者心門邪魔以饜主口一切邪情皆令入心故
饜者邪魔所加於人口之銜也隨欲隨牽之。

夫邪魔侵敗我心德悉由我形我形詎非我敵耶我厚
養之實養我敵而自已爲養我也謬孰大乎夫攻敵
者能困圍之隔絕其食飲乃能必其勝矣形軀爲敵
最强欲勝其欲而不減粗其食飲殺其強梁從古莫
能克之今人豈無願勝之者第欲兼保厚味大存其
逸樂不舍舊而更求新豈能就哉夫減粗肴味豈獨
益於神靈亦大益於肉身也神靈或因節德建功蒙
吉或因饜饒犯罪受殃肉身悉從之於行豈不從之
於報耶。

夫樂亦苦種苦亦樂種今不以苦栽後安能以樂收今
樂後又樂今世後世皆爲第一今世滿腹後世滿心
萬萬不得也暫饑以得永飽疇不謂益哉况我此肉
身者稍若其情遂以爲例必且固握不肯捨置也先
爲之暫寬後自以爲永規先爲能免之偶樂後爲不
能免之切須先爲微娛後爲重任可不慎啓其端乎

古有賢人甚廉於食飲。遭疾其徒勸之稍洗腆病已復故。答曰爾今以爲暫恐此身後以爲常。要我勿絕之難復于故矣。是則外殼愈而內心疾也。何如勿開其端乎。

甘樂之美好亡何也。夫飲食之甘不生於豐腆。生於饑渴也。今人或因病或因飽。饑渴皆暫止。此時得豐美味必厭棄之矣。正饑渴者雖設粗淡味必甘嘗之。恣饕者腹恒飽。飫焉能享饑渴所烹調美味之樂哉。故曰恣樂者不享樂。乃事樂也。廉士必埃饑渴然後食。

飲苟弗得所喜厚具必埃。我不厭草具焉。中士亦曰晚食當肉。

色榻加曰廉士必不犯食飲之持。必用庸常易化之物。食期旣逮。特就于食。不就于樂。惟饑引之。食渴引之。飲不令旨。酒嘉肴牽我就食飲焉。蓋修士於情欲不務從之。惟務止之。微物可止之。安用豐美物從之耶。達略西國古大王也。城破國燼。幸奔脫渴甚。于枕骸流血中。得潦水飲之。曰生平飲水無甘于此者。此豈潦水甘哉。渴甚甘之矣。

世第
食飲非樂乃苦也。人以饑渴爲大苦。食飲能除之。謂樂。既除饑渴。若遇飽。卽又覺食飲爲苦。而望饑渴矣。食與饑兩苦互相尋。前苦之終。後苦之始。如出火入水。出水入火。俱不可久。俱不可恃。惟天上全樂之域。饑渴之疾既去。食飲之須亦已。

夫食飲之樂。微體瞬息之樂也。今人所特重。味之甘旨。喉舌之間。二寸而已。過是則已矣。寸體之樂。而窮土中。水中。空中之物。不足應之。片時之樂。而經歲累月。不足備之。不亦異乎。牛與象雖大身。數畝之地足生之。而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不足養一人之微軀。何哉。真饑渴不難止。嗜饑渴難止。饑渴不侈奢。饗侈奢。性所須。不勞力而易營。饗所嗜。甚勞力而難營矣。獸雖大身。其食飲特以養體。已饑渴故易足也。饗者食飲以狗嗜。故雖大勞。必不能足焉。語曰。欲食而得飽。勿加飧。惟減嗜。

夫食飲之嗜。非饑渴也。饑渴者。身之實乏。食飲之嗜。饗之僞乏也。彼微食而足之。此愈食愈不足。譬之實渴與中消之渴。彼飲微水卽息。此彌飲彌熾。故曰狗饗。

就食者以食求滿而益虛求飽而增饑以無饑生饑
饑安所底止哉經云善者食而飽惡者之腹不知足
矣故饕者未嘗能飽縱得如意又患不足如意也得
盡如意又或患烹調不如意也縱三者皆得如意又
患無腹能容納之如意矣非乏糧卽乏橐非腹大于
食卽餒大于腹非恨食飲不足腹卽恨腹不足食飲
故曰世人所稱樂者稍踰節度輒始爲苦又曰斯身
所陳樂者濁且暫且貽悔且非甚廉以用之遽轉爲
患焉。

古有良庖諸國皆重之至辣則德國國主令之速出境若
曰我國人願其以勤勞致饑渴以饑渴甘庸常之味
夫藏粟之宮多鼠恣饕之心多罪恣饕必恣貪淫古賢
有言去饕而貪淫自已饕之爲主甚侈非大費莫能
給之從饕者數月之大勞所萃不足備饕主之一殮
能不流于貪竊以給之乎食飲淡泊淫慾發微食飲
豐厚淫慾發猛人減薄食飲可以消形之邪氣護形
之強猶當爲之矧可以消心之貪淫護其精靈哉或
告一賢曰我淫慾猛發難制賢曰我必不爾問故曰

此身我養之甚薄。不令至飽。所思食飲。弗暇及娛樂矣。

夫饕者亦謂之怠惰之母也。恣饕者。未食之前。食飲之念最繁。道德之慮無由自入。有益之業。悉不暇為。食飲之後。腹首俱重。日冥神昏。惟思寢寐。道德願沈。淪不振。有益之業。盡無力為之。何者。神瘞於果然之腹。猶身陷泥中。莫之或援矣。

聖百爾納箴其徒曰。爾就食時。須念食飲之後。尚須務道德。誦念之神業也。以此意。豫度量食飲多寡。乃可令得中。不過節矣。若食飲至前。後度其多寡。則目視色。鼻聞香。口嘗味。皆令人深向之。因而強其胃。慙受之。欲持中。不過。則甚難也。胃受過多。內火不能化。是。以其養身者。汚身。厭身矣。內火亦竝受損焉。譬之於燭。內心與外膏。稱者。膏不淋溢。燭為明朗。若膏過多。火能溢之。不能消之。則光闇膏溢。燭汚而速滅焉。

饕又能貧人。經云。饕情必致貧匱。聖厄勒卧略曰。隨饕者。形軀及靈神之害甚衆。且無論他害。特令人空費。天主所賜育身養家。遺子孫。周貧乏。以贖已罪之財。

而致貧乏亦甚可畏避焉况斯身形正爲無底之橐且凡所盛貯遽變爲朽汚以貴美物實之何益哉色擗加云爾得飽腹養身之物足矣凡腹所受無論好醜皆竝朽壞之何必豐美乎

色擗加云凡從口腹者宜儔之鳥獸不宜儔之人類矣相彼鳥獸饑渴既止食飲與食飲之思慮俱止而安享飽飫之樂亦未有傷食而病者尚可謂有節也獨人明知傷食致疾險危其身曾不知輟前嚙未畢遽圖後殮腹滿欲裂而慮食若大饑何也饕情令人飽

中饑渴固其所犯受罰正義耳

廉士不獨戒嘉味與多食尤戒因食飲圖樂矣若食飲不圖樂雖過節其爲過微且小矣若因嗜樂故過節所食雖賤陋其爲過尤大爲真饕焉故欲識饕與否勿視所食飲惟視以何意食飲與其食蔬飲水以應嗜無寧旨酒嘉肴以應性也鳥獸所食不若於人可謂廉於人乎廉士食飲我爲口腹主故食旨不傷其節饕者食飲我爲口腹奴故食麓亦傷節矣食旨過節小有辭食麓過節尤呈饕乎

饗患過節。酒最大。酒譬之雨焉。徐徐零。故入土深。能增
土膏。若猛而驟。無益于澤。土脉蕩盡矣。節飲之酒。能
養和。消憂。增力。外形與內靈咸益焉。過節者。反是形。
與靈皆溺於酒。濤顛倒迷瞶。目無視。耳無聽。體無覺。
心無明。百骸亂營。形與靈皆束縛於酒。固於桎梏。盡
失其所爲人矣。故曰。犯淫者生。而猶死。酒醉者猶死。
而已歿也。死者無生。善惡並止。醉者善念悉去。惡念
愈生。嘉言懿行盡亡。而妄言回行羣出焉。醒時所必
不敢爲。醉則悉爲之。故曰。酒醉者闔門於諸善。而闢
門於諸惡。經云。孰爭乎。孰傷乎。孰隕於坎乎。孰日鑿
乎。孰不虞之死乎。不亦肆於爵務飲酒者乎。又云。離
智者於道。莫女與酒若也。聖匝吾斯丁云。酒過節。則
奪心鈍五官。昏靈神。煽淫慾。消舌朽血。弱體銷精神。
減壽命。又云。酒柔魔也。其毒也。節罪也。服之者。非特
犯罪。全是罪也。自以爲飲酒。而實飲於酒也。故經云。
子勿自欺。酒醉者無分於天國也。奈何哉。有人焉。欲
醉以解憂。或勸醉以敬客乎。戒之哉。

今人設席豐盛。以爲優賓榮已。實則慢賓辱已也。以豐

厚待客者以淫根投其腹中矣且意彼喜厚厭薄故厚奉之正以訕其侈奢無節廉耳豈不甚慢之乎古有賢者或設席邀之賢者曰待我如以我爲德士可也夫我以豐厚待人爲敬人必也望人以豐厚待我爲敬我豈非明顯已之不廉正自辱乎瑣加得延衆賓爲具甚薄或謂之答曰人以是待我我謂敬我我以是待人亦意人謂我敬已也且彼客廉士不謂不足矣彼非廉者我謂有餘矣

醉者人所自喜之癡狂也利爵國之法因醉犯罪戮倍於常今大西諸國之法因醉犯罪自承醉者戮輕於常也行僂雖異法意則同彼曰醉爲萬罪根抵人故飲致醉是故欲犯罪罰宜倍重也此曰人靈而自承酒醉是自承爲狂人辱莫甚焉遂可當大僂耳故有志者或因醉取罪寧受全刑不自承醉矣大西國之俗生平嘗一醉者訟獄之人終不引爲證佐以爲不足信故也或謂人以醉則爲至辱若撻諸市焉夫酒者俗謂之無舵之物也海舟矢舵隨風進退莫能使之正行避險也理心者人之舵也理心以酒蔽蒙

人遂失其舵矣。故口舌容貌皆隨酒紊亂而動靜俱失。其威重浪笑戲言謔言羣出。誹言尤多。是且不獨食禽獸之肉及食人肉不徒飲酒又飲人血。易致大禍焉。凡令人漏泄中心之秘藏。莫酒若也。海風入水。波浪湧起。海底盡露。酒風入人。談言之波浪亦起。心底盡露矣。辣則德中。西古名國也。其俗張筵客既集。則有監史戒之。曰：此中之言不出堂。有外傳者。目爲卑人也。故彼國有諺云：我憎有心記之客。知酒能亂人舌。令人慢人辱已。輸寫秘密。故酒間所聞言不令得傳。以爲大戒焉。國事以密成。若機務漏洩。亦易致大亂矣。故治國所最忌者。彝酒也。經云：治國者勿畀之酒。酒所主無秘計故耳。今大西諸國之俗。好酒者不得與聞國事。防不密也。諾瑣王有他國使臣來。先設盛饌。酒酣扣之。遂能盡探其心意及其國之秘計矣。

酒淫。薪也。恣酒不恣淫。鮮矣。經云：慎勿酒醉淫在其中。故也。西國上古之俗。少年及女人皆有厲禁。勿飲酒。女人飲酒犯姦也。今世女人或少飲。甚希。女而醉。古

今未聞焉。男子未三十，亦不得嘗一勺酒。蓋少年及酒淫之兩翼耳。年少者內火方熾，淫慾怒發，猶且難防。飲水戒之不足，矧加酒以益火于其慾念。淫行可絕，貞德可冀哉。豈必少年。凡有志絕淫守貞者，皆視酒爲貞德之毒，非因疾弱萬萬不獲，已必弗嘗之。

酒入適心，心者諸情欲之地也。心血以酒熾，諸情與俱熾。始滅者復主，已生者增力，皆勃發焉。是以酒盛者喜怒淫慾酷害傲妬，諸情皆縱。理心爲酒烟蒙蔽，不能盡用其力以防之，罪益增，德益消矣。夫酒爲諸德

之敵，諸惡之媒，而人不知以節用之，哀哉。

酒能傷心，記故健酒者健，忘又損神。智令人昏，愚經云樂酒者不能成智。又云智者不索與務逸，樂人之地諺亦曰：娛樂之城，智無寓何也。果然之腹，念慮不精，微故不能澄徹，與遠之理，撒辣滿西國宏智之王曰：我思遷心於智，故誓絕酒。酒人者心恒昏昧，雖積大智亦不能用其智。心意口言弗智所令也。酒所令也。海舶風波之險，舶師尙能用智設方略，拯之遇劫，掠能力敵之。若多滲水，載物過重，雖風恬海靜，師智舶堅。

十克
役衆藝精亦自以本任沈淪終不能拔之恣饗之人
腹果於酒肉善念規勸羞作地獄之畏天堂之望與
凡一切迪善董惡之道恣不能動其心而念慮願欲
靈神與形軀皆沈於罪海莫或能拯拯焉。

夫食飲無定度特取所須以益心力保康寧斯美矣定
所須勿聽饑渴何也壯強者饑渴之嗜怕過所須試
聽從饑渴之嗜而食食已必過飽胃氣亦不能盡化
不聽饑渴之嗜食不至飽食已必不饑自知足矣而
胃氣愈強乃知真饑渴所須有限過此以往皆饗嗜

也是以欲止饗者宜漸次度量詳審究察本身所須
應多應寡覺多則減覺少則加持中而止求定所須
勿埃食時宜先自定既定之後萬勿爲僞饑渴所欺
美味所牽致令踰限可也。

聖意納爵箴其徒曰爾能辭甘旨習食飲蔬惡克饗愈
易也。卽食佳味不能全消其味樂能減耗之亦可矣
問減耗之道曰就食必豫備食時所思道德之事聖
賢之德行或使形與神各得其養心有所思向道德
之事必不復傾於食飲而益減其娛樂絕其流於饗



之幾焉。且量定所當食飲。必在不饑渴之際。至饑渴時。萬萬勿違之。

古賢篤羅徒者。有少年從遊學道。覺其食飲過度。欲節之。初任令食。後稍減之。匝月。問饑否。曰。初減時稍饑。今已習不覺矣。次又減如初。漸令歸節。不自覺饑苦焉。

聖未曾德。亦箴其徒曰。多味至前。爾取嗜。所不樂。舍其所向樂。以克饗可也。其徒曰。物皆天主所造。用以養人。奈何舍好取惡耶。曰。天主造多味。如大王宴設也。多寡豐約。豈以賓客所當食飲爲度。特以其至尊富所應借爲度矣。天主博造嘉味。以顯全能。敷布其無量德也。令人感其宏惠。因而愛事之。且令人取舍其中。以克饗習節也。若無此衆多味者。人無從得饗。是天主自節之。曷顯人之能節乎。

夫人因向物樂過當。得罪物主。今舍不犯義之物樂。以督責所取非義之娛。贖其罪負。感天主赦宥之。不亦宜乎。聖亞吾斯丁云。絕酒肉及諸美味之意。非因物有惡不可食者。惟以督誦本身贖其罪說也。人自知

七
犯罪愈多且大愈宜斷娛樂既違於大曷不自責於
微少因饕背天主離於道固當因饑渴之微責令復
向天主歸於道矣。

不獨責已違之罪亦防未違之罪聖厄勒卧略云不流
于非義者獨能節用其義者是也聖亞吾斯丁云辭
謝嘉味恐厚育形質並育其邪情形腴情壯故難敵
矣形質猶地地本沃饒復加溉壅其生物愈繁碩暢
茂焉地瘠少壅生物亦且簡微羸瘠也食薄形穠情
欲雖發替弱易克耳食豐體充情發甚猛難敵矣

饕情忽發宜思世間貧匱者甚多冀得疏糲充腸則爲
大幸爾應饕一殮之費足拯多人之饑爾一人饕不
令多貧人饑乎天主賜爾大財爾據以恣饕用天主
去之恩以違天主背本負恩罪孰追乎天主生爾欲爾
勤於爲善以事之爾念慮爾功業悉在供口年月時
刻盡用樂腹爾奉腹如奉天主腹爲爾天主乎盍思
凡聖賢德士今與天神同福者皆由減耗食飲之樂
忍饑渴之苦僅乃致之爾終年務饕娛與聖賢異行
能與同報歟奚啻不蒙天報亦緣微體之暫樂致全

身之永殃不思甚哉。

論節德

人於萬類中。天主獨爲之大其身。小其口者何。非以徵其宜節廉於食飲乎。禽鳥逾薄食者。翼逾長大。能迅疾且高飛。多食如鷺鷥者。最肥。怕地居。翼不能舉其身也。人心之翼者。念慮願欲也。食飲多。身厚。念慮願欲皆重濁。其勢下墜。不能自舉。向上矣。食薄者。身軀疾氣清。五官有力。心靈明。明念慮精微。能通豁奧理。能思天事。願欲清潔。不染下土之塵垢。進善無滯。閔而心自向於天主。冀天上之常命。識天主及已益明焉。

食飲者。我肉身所資以存生也。故爲吾人所不得不償之稅焉。償稅者。既滿所負。肯多償乎。夫食飲之須。恒兼於樂。故其食飲者。爲應性須。邪爲狗饕樂邪。最難明之。饕嗜屢竊。假須之貌。令人疑爲應性須之節德。而實狗饕情之罪譽也。故饕者。正道中之盜。未易避焉。聖亞吾斯丁云。饑渴性疾也。用食飲之藥治之。第身負饑渴之苦。怕求蹙飽之安。嗜樂遂中道迎合之。

令以身之須掩飾饕嗜之樂而令天主所賜以抹性疾者自用以傷性喪德可不慎哉。

經云。殺味至前節用之慎勿過多。致視爾者之憎與愾也。同人食後人始先人終節士於食飲際所宜視有四。一曰時節士之食有定候非大故弗違之。經云。有國者其尊人巨室食飲有定時弗違之。其食飲不圖應饗樂。惟應性須止有幸之國耳。一曰味節士得可食飲之物以爲足弗選也。偶遇其旨不棄。惟恐卽干饗加意節用之。增于美減吁歎矣。厄被古西國無賴

人也。一意求樂而恒蔬食。或問故。答曰。膏粱甘腍。我甚樂之。第求備之勞。勝食飲之娛。姑置焉。一曰幾向節士就食。宜思並設兩客也。肉身一。靈神一。各食其味。芻豢蔬素。養肉身之味也。節德養靈神之味也。食飲以節。形飽於形。味神飽於神。味各得其養。皆安靜受益焉。食飲無節者。肉身有有餘之患。靈神有不足之患。皆受損焉。一曰狀貌節士食飲。如口腹之主。雖饑餒不使牽誘於食飲。而喪儀失度。無節之人。食飲至前。威容則紊。采頤。廷頸。攘袂。振脣。看羞。杯案。欲并

吞之身居一席其手與目旋行諸方眈眈旁睨如將
攻城而揣所從入也此皆著饕之跡節士所宜避焉
夫節者滅我淫火拒彼邪魔勝其煽惑破其計謀箴
私欲使服於理祛形之濁娛致心之清樂抑傲揚謙
悔罪啓心之暗昧策怠惰滅寢寐令人富于時保身
之安靖消身之邪氣延壽期感天主之慈蒙罪赦釋
罪罰消諸惡增諸德也人情貪得多以應口腹之嗜
口腹之嗜以節克之淡薄自足貪吝之根則斷雖貧
亦安矣淫欲之火以饕爲薪饕旣克淫欲息滅也故
節謂之貞德之旌絕饕者貪吝淫諸情并息心愈靜
于妄念愈觸于穢欲思道益明精進益速無沮闕焉
故節德謂之智母諸德爲肴節德爲肴心之鹽能令
堅久不致敗餲生邪念穢欲之蛆也又謂諸心與身
疾之良藥也且無論修道務克己之士試察萬國人
雖甚愚無知凡遇不虞之變或畏天殃或感格天主
求罪之赦早禱兩兩禱晴戰禱勝與夫一切禳禍致
福興作大事皆知減食飲持齋最虔故其間能濟
大事者無不減損肴味以齋食自苦而成就焉鳥獸

昆蟲有無目者無耳鼻者獨口啖體覺二官雖甚微之蟲皆有之乃知二官最爲鄙陋焉他官與物接能自遠趨向之二官獨否非物狎近之不能向覺之也稍遠焉娛則已矣故其樂最短最濁矣人深思節德之善妙天益比饗樂之污醜短隘非大愚焉忍以此易彼哉。

節德之行不一。或絕諸種美味。或食飲甚薄。不至飽。或獨食果核。飲水。或獨食蔬菜。不下鹽豉膏油。或絕酒肉而齋素。皆節根之枝也。此都爲形軀之苦。未審是德。審是德與否者。更視趨向之志。若節食以衛身保命者。縱不爲惡。特愛己之情耳。若以省財釣名。屬傲貪矣。若以贖罪責克邪情。助德修此。則天主所愛。真節德也。真節德者。既戒食飲過多。又戒過少。既以節克多食之過。又以智克少食之不及。令就中也。食飲過多。則肉身距遠。不若於理。過少。則肉身弱。不能輔神于行德。其害一也。是以齋素之食。與凡節德之行。非以傷生滅性。惟以去罪滅欲。能減罪消欲。不及損身沮義。行智士之齋已。故曰肉身須以味衛之。勿隕

亦須以齋抑之。勿抗也。齋素而兼善德爲德。飾素食而兼罪惡爲罪。翳不去心之罪。汚獨以齋食勞身。何益耶。戒人所可食之味。不戒所不可爲之慝。可謂德歟。聖百爾納云。口腹犯罪。獨齋可也。苟他體各造罪。盡目齋于邪視。耳齋于謗聽。舌齋于詆毀。手齋于妄作。心齋于欲罪乎。齋口不齋心。猶耕耨近田苗之地。而棄田苗矣。是故齋素者。以淨心奉之。天主。天主喜而受之。若心曠者。猶供嘉果而盛之穢漿。爲敬耶。褻耶。身瘠于齋食。心滿于倨傲。口絕于醇醲。心醉于忿。憎。豈天主所喜齋歟。齋食者。須兼之利濟。爾節爾食。以食貧乏。節惠具得。貪饕并除。

或問於余曰。稽古我先聖賢其齋也。止以滌除所難免之瑕穢。蠲潔其心。以虔事上帝。祭上帝也。佛教入我國之後。不然。皆勸食齋素。不茹葷。其志意則戒殺生也。蓋曰。前後萬世之人。與諸畜生。轉輪變化。前世爲鳥獸者。今世或爲人也。今世爲人者。後世未必不爲鳥獸也。因信此說。謂殺鳥獸者。其陰禍無殊殺人。故戒殺鳥獸。無殊戒殺人。其說正耶。其志意善惡。貴國

必有定論幸以教我。

余曰。變化輪迴之說有所自始。昔我大西之東境厄勒祭亞國亞德納城有彼達卧辣氏者始造爲之。因而流傳於世也。爾時亞德納城多有名士皆能格物窮理。分別正邪者。大詫其說。目爲狂誕。問之何故。忽創此言。答曰。世人往往恣惡不返。久矣。我痛其惡。創此說以懲之。諸士謫之曰。天主自有能勸善能懲惡之正道。世人尚背違之。而肆爲惡爾。以無憑之誕言。圖令創懲不悖哉。世惡不可懲。而更遺此邪說流傳於

世。以欺人亂正道。斯實天主及萬民之罪人耳。今我大西諸國。凡指一言一事懸空無憑者。皆目爲彼達卧辣夢語也。

夫不殺生不爲德。亦非罪。殺生不爲罪。亦非德。仁德以愛天主爲主。次則愛人。廣此仁。俾及物。愛物亦真仁之徵印也。若特向物之愛。是爲仁影。豈真仁哉。

夫鳥獸疑爲人類。轉生愛不忍殺。斯因矜愛人。故矜愛鳥獸也。則其矜愛人。必倍至矣。今不忍殺生者。皆然乎。甚不然也。憐恤鳥獸。酷虐人民。遇捕獲生物。捐貲

贖之。收養之於釋之。至小民之困苦饑寒者。行乞者。曾不反顧跡之。甚遠乞之。甚悲恬然漠然。莫捐半菽也。卽有施子。豈緣愍其患。止以杜其煩擾耳。一錢半字。投擲於地。令俛拾之。視人如犬耶。或益以詢辱。豈施予哉。小西洋者。中華所稱佛地也。余暫居數月。熟稽其道言。審其行跡。以愛愍鳥獸爲一大事。建巨室崇壇邃宇。廣儲錢穀。以養鳥獸。走人于四外。徧索諸鳥獸之老者病者。舍之養之。病死瘞之。病痊釋之。至窮苦之民。老者病叫號者。僵仆地者。何論存恤收視。亦莫之盼睽也。余異而問之。視鳥獸若此。其重者何。答曰。恐其爲人類轉生。故矜恤舍養之。余曰。然。因疑人類轉生。故愛禽鳥。蓋尤愛此見生未轉之人乎。抑爲其鳥獸轉生也。故不愛其人乎。曰。吾不識其是否。第從上以來。用是傳之。我用是守之耳。默無他答。懷慚而退。嗚呼。謫哉。邪魔矣。迷惑人心。必假善迹。令人以德貌自安自足。不復求真德也。矜恤鳥獸。自以爲仁。而天主所命。古今諸國聖人所訓。本性所具。仁愛哀矜。同類人之真仁。旣不能致行之。亦并不識之不

悟慈愛物不足為德不慈仁人足為罪不悟天主不
 因殺鳥獸罰我而因不愛人甚罰我悲哉非獨此也
 凡信輪迴之處貧人生子或慮養育之難嫁娶之費
 輒殺之曰吾生爾貧爾願爾死蚤託生貴富家正爾
 福也痛哉中土聖賢言親親而仁民我西國論殺至
 親之罪甚於殺人之罪奈何哉以偽慈之貌飾殘賊
 之心借虛誣之言掩故殺之辜緣貪吝之情忘父母
 之慈謬孰大乎則此諸被殺之小兒非輪迴轉生之
 一言為之方斧方刀也哉語慈愛人慈人行顯憎人
 害人此謂外襲羊皮內悞狼心正邪魔恚人類之酷
 計也此則信輪迴因果之明效矣。

夫信輪迴轉生之說既不足迺善董惡亦反逆阻行善
 之途乎開恣惡之路何者欲為惡者持此言懲之不
 欲為善者持此言勸之彼將曰為惡無他殃為善無
 他耐乎禽獸者方其為禽獸也自適其性已矣安樂
 於我矣夫安知前身之為人後身之為禽獸而以為
 苦亦順其性已矣縱轉為鳥獸曷足畏哉若是行善
 益怠行惡益無忌矣世有懼變鳥獸而置所願為之

惡行所不願行之善者余未見其人也信輪迴者肯
內求諸心實究圖之自足爲證何至溺所聞以自欺
乎道德之士遭世不虞之變必反諸已曰天王降我
此苦用以罰我罪策我怠矣猛省過訾嚴督其勸勤
於善痛悔改圖之或疑所循道非正所行善非真則
虛心質之天主望開牖其愚微之聖賢先覺求引翼
其行是因世患致真福也信因果者不然遇世之變
不反諸已不省行事不疑道術惟曰前因不善受今
果報矣目前顯明之罪惡棄置不顧不復改圖而轉
目視未經之冥世未犯之虛罪豈非邪魔陷人於萬
罪之窞而不令自覺之至計哉因果之說可謂勸善
懲惡者乎

夫據因果之說甚惡人當轉爲甚惡獸也則習殘殺者
當爲獅虎屬其次者當爲牛馬屬矣夫論性彼鳥獸
之類皆安于本性也論情卽馬牛之屬生平受束縛
草食之苦耕駕負任之勞正於諸獸中爲最苦耳獅
與虎人獸皆畏避之生平閒放略無愁苦其安樂不
十倍馬牛乎夫據義卽最惡人當受最重罰據輪迴

法卽最惡人。受最輕罰。豈天主全智所建生處大道公義。正惟愚人所爲悖道非義之蠢計耳。

夫彼淪畜道者。自知先爲人類。今以罪故。罰爲畜乎。如曰不知。必也以畜性自適。不自知罰矣。且不願變其本性。易之人性也。不自知罰。其所以受此罰之心。與罪。又安能痛悔。倭改哉。罪不痛改。不去。罪不去。變畜之緣不滅。變畜之刑。奚能自釋止哉。豈非淪畜道。竟無法可轉爲人乎。或曰。以受苦難償罪。罪贖刑已矣。余曰。我聞艱難之忍。足動天主之心。能贖罪消刑。未

聞艱難之任。足感天主之心。贖罪消刑也。彼淪畜道者。不謂艱難。不識善惡。無意堅忍。其艱難以贖罪焉。能蒙罪之赦。釋刑。修而轉爲人類耶。

如曰。自知昔嘗爲人。今以罪罰爲鳥獸。必也以爲大苦。難其靈神居鳥獸形中。不勝憂懣。哀悲。苟冀一死。則能脫乃禽之形。而轉生爲人。必不以見殺爲患。其視見殺。猶破狴狴見天日。企足引領。惟恐遲遲也。又曷爲戒殺之乎。若云能覺憂樂。必亦能覺善惡。知建功犯罪也。假令最惡人。習于殘殺。旣轉爲獅子虎狼。旣

知爲前生作虐。今生受罰矣。又復肆其毒害。搏攫援噬。而增其罪。死後又變爲何物乎。虎狼爲知善惡之物。必亦知畏知望也。盍建之懲惡勸善之法。盍與之明師引之循善避惡乎。盍立之官司以定其褒貶賞罰乎。旣不能然。任其增惡。必不當復轉爲人。豈不令世人日少。禽獸日多哉。然而禽獸不靈于人。人不能知前生之事。則禽獸之不知而自適其性。必矣。爲禽獸樂也。不殺更樂也。是畜道爲樂境也。

人所爲善惡。靈神爲主。形軀共之。其報應也。則靈神與形軀兼受義矣。世之富貴安樂。貧賤苦難。悉屬形物。故皆爲形軀之禍福。非靈神之禍福也。若以爲德與罪之報。彼爲善爲惡之形軀。宜當之。今人形軀徂謝。卽殮瘞數日。則腐朽。永年不復離于棺槨。則爾所言轉生他處者。固非彼爲善爲惡之形質。乃再造之形質矣。夫爲善建功之形質。腐朽于此。不爲善不建功之形質。蒙福於彼。此形質犯罪。彼形質受殃。人聞之。愀然不忍。豈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哉。

人行事欲知真善與否。在其志趣也。爲善以尊天主之

命行德爲德之美則真善實德也行德以冀名冀財
詎真德正屬傲貪矣以世之富貴安樂定善德之報
則令行善作德者因而冀望之是其善德徒善德之
貌實貪傲之性也善德之性以忒志先喪不免永殃
矧蒙吉祥之報哉况世間諸罪惡之根抵有三一好
財一好貴一好安樂人所爲大小罪惡悉此三根萌
也按此三根功德乃成人爲善而以轉生於富貴安
樂處定其報則用其所必絕以爲善者而報善也是
因爲善而投之喪善敗德陷於萬罪之穽也詎天主

酬實德之報正邪魔忌德喪德之上計耳

信因果者既無明理可據則圖以事跡驗之既不能徵
之以理則圖徵之以目曰某所某甲生而能言曰我
本某家子也此非我正父母乃託生父母耳又有能
憶能言前身事者是類甚多非輪迴顯跡子

余曰明理所不足徵之事徒目不足徵之矧正理所謬
事哉天主賜人目特以別色目利甚微或因疾病或
因物遠離或因隔氣物疎密屢致大謬以黑爲白大
爲小直爲曲也邪魔欲欺人亦能變物色與物形亦

能昏迷人目。令視虛影爲實物。恃目別色。猶且謬誤多端。豈可恃以徵事之實理哉。據目棄明理。據明理疑目孰非孰是乎。况所言輪迴顯跡者。此人言又據彼人言。彼人又聞之他人言。展轉相信。實無有明視一人之輪迴者也。此獨耳爲證。又何嘗以目證耶。

夫正道易明。雖愚夫自能悟之。輪迴之說。萬國之民未有能悟之者。聖賢明道之士。又皆刺譏之。勸人勿妄信焉。正道亦至公。天主欲人人知之。是用隨時隨處見明驗著顯跡。今覈佛教未入諸國所紀開闢以來。

未見未聞有一人輪迴者。其間天縱神聖亦未有言輪迴者。佛氏獨自輪迴。語曰。自訟自證。人必不信。輪迴之說。佛氏之訟也。輪迴之證。佛氏之徒也。流誑甚易。曷足信哉。行非禮罪也。信非義。豈不爲罪乎。輪迴之說。至暗至私。絕不合理。多瑕累。易攻。此真邪道之跡也。何足信正耶。信正之能免輕信邪語之誓與謬歟。

輪迴之說。果有之。則自開闢以來。一靈神所經世界甚多。所見事所識人。甚衆。竟無有一人能記一事。能識

一人而佛氏獨記其事。識其人。豈衆人獨善忘佛之徒獨善記耶。抑佛氏獨智而餘人皆愚乎。我明知已及衆人皆不記。不能明知。彼一人獨記。何必疑已與衆皆善忘而不疑彼一人語爲誑語乎。

夫天主定善惡之褒貶。固以罰已犯之惡。賞已建之功。德亦以董未犯之惡。迺未建之功。德也。若輪迴之變。實天主所設。用以勸善懲惡。必也令人憶樂而望之。憶苦而畏之。其善與惡。乃能勸懲矣。若令全不能記憶。善亦不足勸。惡亦不足懲。終何益於我哉。

若言前生爲某家之子。今生我者非真父母。惟托生之父母。更誕語也。人有神靈有形軀靈神者。天主自無中造有之。與父母無預也。惟有骨肉之身。由此男此女得之。故爲我父母也。夫今生之肉身。異於前生之肉身也。前生之肉身。由彼男女得之。故實爲我父母。今生之肉身。由此男女得之。曷獨不實爲我父母乎。若今身之父母。非真父母。乃托生之父母。前身之前。又有前身。前身之父母。亦不能爲我父母也。縱有生而爲此言者。正爲邪魔誘人。棄父子相愛敬之正道。

惑人心怪妖之語。豈輪迴之實徵哉。

或曰。輪迴爲虛誕。是已。敢問生死正理何如。余曰。靈神肉身兩者締結成人也。一肉身既成就。天主從無中造有一靈神付與締結之人之性始全焉。此肉身之前未嘗有此靈神也。是以凡人之靈神初生時絕無知識。後隨目所視耳所聽日漸滋長。其所曾知曾識焉。人既死後。雖甚惡者。其靈神萬世不能散滅。又不能轉生輪迴。乃隨死候所就。或善或惡。遂入其報應之境耳。既入此境。永不能復出。所受苦與樂甚大無

極。非世間苦樂所能比其萬一。且非人心所能思。世理所能論也。此則天主所訓古今萬世聖賢所信於已所傳於世。不可易之正道矣。其他邪說。恣邪魔誘不肖之人。傳貽於世。以紛亂世人。使淪溺于罪也。其計甚秘。稍似實理。非天主牖明我心。難以盡識。鑿避焉。蓋乾坤有主宰人物之主。世間有善惡之人。必有賞善罰惡之法定所。卽所謂天堂地獄是也。邪魔懼人篤信此實理。必能去惡歸善。則令佛氏雜之。誣語多端。俾人雖信有天堂地獄。不以爲甚可畏。望而

七克
輕忽之又作瑜珈邪法謂捐少財物卽天堂可倖致
地獄可倖免焉又令兼之輪迴畜生之說俾人悟斯
爲虛誕并天堂地獄之說俱當無憑特寓言勸誘而
已旣不能信實有天堂地獄則無所謂望於死後去
死後之畏與望卽世法之賞罰必不能稱人之善惡
使人肆于惡怠于善豈不日深歟。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788023261